

上海大学出版社

在历史转折点上

郝雨 主编

恢复高考40年纪实

上海大学出版社

在历史

常州图书馆
藏书
雨
主编

复高考40年纪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历史转折点：恢复高考 40 年纪实 / 郝雨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 - 7 - 5671 - 3085 - 2

I . ①在… II . ①郝… III .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8642 号

责任编辑 黄晓彦

封面设计 缪炎栩

在历史转折点

恢复高考 40 年纪实

郝 雨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 021 - 66135112)

出版人：戴骏豪

*

江苏句容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11.5 字数 289 000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671 - 3085 - 2/I · 492 定价：40.00 元

序

苗雨时

2017年,是我们国家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各高校陆续举办了许多大学同学的聚会,而聚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聚会的主人大多是些年纪六七十岁左右的人。他们,就是我们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的最初几批大学生。分别40年的同学聚在一起,自然免不了相认叙旧。大家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个个都是神采飞扬,兴奋异常,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心潮似火、意气风发的时代。大家兴奋之余,萌发了编辑一部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回忆录的想法。我作为当年的老师,也参加了几次同学们的聚会,感同身受,颇有同念。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郝雨教授是倡议人之一,他代表同学们请我为该书作序,勾起了我存在心底40年来的许多记忆。

大家都知道,1976年到1977年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国家发生了许多大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大的领导人先后逝世,粉碎了“四人帮”,一大批老干部陆续重新走上中央领导岗位,“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复出。8月,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大家呼吁恢复高考制度,邓小平同志特别表示了赞同。10月,《人民日报》刊文发布了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恢复高考的意见,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之所以说是恢复高考,皆因以考选才是我们国家的历史传统。恢复高考,虽然只是回归传统,但在当时,却是从禁锢走向开放,从停滞走向流动,是拨乱反正、引领未来之路的一盘硬棋。它令板结

的中国社会重新松动,为接下来波澜壮阔的改革奠定了人才和思想基础。透过高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是一代年轻人命运的改变。

1977年12月10日,全国570多万名年轻人(年龄控制在30岁以下),凭借自身努力,怀揣美好梦想,踏进庄严考场。由于报考人数过多,国民经济也才刚刚恢复,国家竟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印刷考卷,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解了燃眉之急。最终,27万人在1978年的春天顺利迈进了大学的校门。

1978年的高考调整到7月20—22日,全国610多万名考生参加(对1966年高中毕业生不限年龄),录取40万人。首次实施统一命题分省录取,这一制度基本上沿用至今。

对于参加1977年冬天高考的学子们来讲,那一年没有冬天,只有充满着希望和憧憬的温暖阳光;对于参加1978年夏天高考的学子们来讲,那一年也没有炎炎夏日,只有充满亢进和期盼的徐徐春风!

1977—1978年的高考,参加考试的是1966年停止高考以来积压的十多届初高中毕业生和应届毕业生,他们的数量至少也有几千万人!他们在思想僵化、经济停滞、文化凋零的“文革”十年里,徒耗光阴和青春,他们多么希望借高考改变自己的处境。僧多粥少,高考成为一条严酷的羊肠小径,它注定了迈入大学殿堂的学子们今后人生的不平凡。他们抖落身上的历史尘埃,最终成为一个时代的创造者。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40年前的高考故事,愿这些曾经的往事,化作进取的力量,激励我们前行。

肇始于40年前的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运动,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此,上海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特编辑此书并举办纪念活动,其目的意义是,为了永远记住那个重要的年头——1977、1978年和1979年,我们先后迈进大学的日子;也为了永远能够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拼搏精神和整个

国家的发展进程记录下来，传播下去，更为我们民族和社会留下一段真实而又有血有肉的历史。

这部回忆录，力图真实记录恢复高考对于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改变和人生转折，真实记录我们“80年代新一辈”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凝聚着当年那代人的时代特点。大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以一斑而窥全豹，用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记忆，我们的笔墨，展示一个丰富多彩的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活和时代精神。

这些故事从多层面多角度说明，理论的创新，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政治的民主，无不需要知识对人们头脑的武装。

故事因真实而精彩，文字因真情而感人。

回忆过往，不单单是为了记录曾经的难忘岁月，同时也为了启迪未来。但愿我们的国家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与廊坊师专

汤吉夫

我是在1975年5月1日到廊坊师专正式报到的，从此，和它有了一生的不解之缘、不了之情。

此前，我一直在河北香河中学工作，做语文老师。课教得不错，学生喜欢，在当地教育界，也算是小有名气。“文革”期间，也因此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又有“反革命头子”等罪名，无数次被押出去，游街，批斗，殴打。肉体的苦痛不说，心灵上的创伤，更为深巨。1958年，我从上海第一师范学院毕业，当时完全可以留在上海，但像那个时代的好多年轻人一样，因为对人生抱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愿意献身农村教育，所以到了这里。没想到，十多年下来，会是这样的结果，因此内心非常灰冷。等“风暴”有所平缓，我萌生了去意。

往廊坊师专调动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阻力，拖了半年多，最后还是办成了。这里面，要感谢许多师友，比如当时的廊坊地区教育局长陈浩山（前香河中学校长）、廊坊师专党委书记张明文（前香河县委书记），还有廊坊师专中文系的隋文昭先生（后调入天津师范大学）等，人太多，不一一细说了。

因为是中学教师出身，到廊坊师专，一开始不免要受歧视。那时所有课都有老师在讲，我只能是打打杂，上一点临时课。后来安排我在现代文学教研组任教。“文革”期间，无书可看，我把唯一能看的《鲁迅全集》，反反复复看了多遍，自认为有心得。但只讲

了两次课，四平师范学院的李景彬先生调来了，我也只好让贤。在这样的境况里，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上，编了十几种教材，比如《鲁迅作品教学参考资料》《文学体裁常识与写作》《现代作家小传》等。那时候，这类教材比较稀缺，因此很受欢迎，在同类院校中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那时期，我也开始了小说创作。那是那个时代的大潮使然，许多年轻的或者不再年轻的人，都憋着一股劲儿，做着文学的梦。记得曾和同事苗雨时先生相约以一年为期，他写诗，我写小说。写出来了，就全力去搞创作。写不出来，就专心于教书治学。苗雨时先生后来虽然没有继续诗歌创作，但是成了河北省卓有建树的诗歌评论家。我写小说，渐渐开辟出了一块自己的天地。1980年这一年，我在写作上尤其如春帆高挂，顺风顺水，竟然一口气连发了13篇小说，成了河北作家里写作态势最强劲的一个。拙作如《老涩外传》，不只在《上海文学》发头条，《小说月报》《文艺报》等也纷纷予以转载或推介。也是在这一年，我被任命为中文系主任。廊坊师专第一批评定讲师，我是中文系唯一的一个。两年之后，我又被评定为副教授。当时全校评定的副教授，只有两个，化学系一个，中文系一个。假如没有记错，我当时还是河北省最年轻的副教授。我想，我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对这些应该起了很大的助力作用。

1983年，我被任命为廊坊师专校长。这也是我想不到的一件事。后来听说，当时校党委本来拟议提我为副校长，至于校长人选，还在讨论未定之中。但高占祥同志（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后来看到我的档案，说，这不有个现成人才吗？我就这样成了廊坊师专校长。

我在校长任上共五年，自问还算勤勉。至于成绩，留给他评说。自己觉得可以拿出来提一提的，大致有两件。其一，我当时想，大学就要有大学的样子，除了教学，还应该有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因此，我在校长基金里划拨了一部分经费，专门用于派遣

年轻教师去京津等地大学(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进修和培训,让他们开阔眼界,增强学养。并且,还设置了“科研奖”,对那些在科研上有成绩者,给予荣誉表彰和物质奖励。其二,通过我在文学圈的人脉,先后邀请刘心武、刘绍棠、高行健、韩少华、刘再复、林非、陈骏涛、毛志诚、滕云等作家或评论家30多人,来廊坊师专讲学交流。这些人,在当时的文艺界,都是一时之选。廊坊师专虽然只是一所地方院校,在当时也称得上是文星荟萃,文化和学术空气非常活跃。在河北省高校中,论活力、论名声,并不比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学院等逊色。1987年,我在河北省政协的提案中,已提请将廊坊师专改成廊坊师院。我感到欣慰的是,13年后(2000年),这个梦,仰仗于后之来者的竭诚努力,终于变成了现实。

1988年,我离开廊坊师专,到天津工作。但不管怎样,有整整13年的岁月,我在那里度过。在不知不觉之中,它早已化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很可纪念的一部分。

2014年6月6日

目 录

特稿

我与廊坊师专 汤吉夫(1)

仰山赋——献给我生命中的贵人 翟 嗣(1)

永远的回忆——1977年高考之后的回忆 周纪鸿(19)

岁月留痕——恢复高考40周年记 高林玉(25)

我的大学生涯 王晓红(40)

师专三年那点事儿 王淑荣(48)

1978,我的人生航船扬帆 张振国(60)

那年那月,廊坊师专 曹艳肖(74)

拙笔真情话读书 成春荣(87)

梦圆廊坊 李俊卿(133)

青春友谊之声——我的大学时代之同学录音带记事
..... 任海军(142)

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赵福禄(146)

起点 吕云树(150)

回望母校 孙文强(154)

话说77级 李振国(165)

一波三折求学路 王贺民(169)

往事如烟,真情永驻——我的高考记忆 张晓辉(177)

美丽的年华 刘晓霞(183)

最美的珍藏——1977年高考回放 高云凤(189)

人生的转折点 冯宝森(197)

从土坯房到廊坊师专——忆 1977 年高考	白振宗(202)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廊坊师专前后的主要经历	
.....	李凤平(206)
点点滴滴忆恩师	林洁(223)
母校学习生活中的点滴回忆	刘福江(226)
“骄子”之梦	牛志强(232)
那天也下着小雨	王振雷(246)
命定廊坊	秦爱华(251)
怎一个“情”字了得	屈振光(274)
那年那月那时光——大学,我心中永不消逝的虹	李克难(281)
我的大学	魏丽茹(290)
由《雪花那个飘》想到的	丁云梅(296)
1978,往事琐忆	司建永(299)
我的大学之路	张景尧(309)
我的大学梦	罗汝军(318)
学海回眸——难以忘却的经历和大学时光	刘树保(323)
那些年,那些事儿	李造锁(332)
我心无悔	郭志杰(336)
1978,命运的转折	郝雨(345)
后记	(355)

仰山赋

——献给我生命中的贵人

翟 瞰

一、考 学

廊坊师专中文系(现为廊坊师院文学院,我1978年入学的时候称为廊坊师专中文科)之于我,可谓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之所以把它称为“贵人”,是因为它于我的生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我小共和国10岁,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本是应该感到自豪和骄傲的(实际上从我懂事起我也的确是感到很自豪和骄傲的),但是,由于我家属于“地富反坏右”一类级别的,所以,我的人生境况(其实是我们整个家庭成员的人生境况)也便与他人不同。再加上我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正值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因此,在整个求学阶段,我基本上不是天天挨斗被整做检查,就是常常不受学校欢迎或被学校莫名其妙地“驱逐”,没有好好上过一天学,好好读过一页书。也因此,小学五年所谓的“毕业”后,12岁的我自然便成了“海娃”(电影《鸡毛信》中的放羊娃)。在以后当“海娃”的几年里,虽又“托人”进过几天小学和几天初中(因为不久又被变相“逐出”),但是,从整体上来讲,我是一个没有怎么上过学的人。

40年前,也就是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当时正在水库工地参加修水库的大会战。我拿着《人民日报》去找带队的领导,说要参加高考。领导一怔,惊异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们这样的人不让参加考试……”我说现在报纸上说让,并拿出《人民日报》给

他看，他无言以对。不过，这一年高考我以失败而告终。但我并不“死心”。第二年，我再一次冲破重重阻力参加高考，终通过自学以超过全国重点大学分数线的成绩获得了录取资格。

那年的上线分数为 300 分，重点大学的分数为 340 分，我考了 340 多分。这分数是我的一位在学校当教导主任的表姐夫连夜偷偷告诉我的。由于我家属于被专政的对象，还没有获得真正平反，这类人的后代的“政审”谁也说不好。“政审”不过，便全部泡汤。那时，家里既没有电话，个人更不会有手机，所以，只能亲自当面互通有无。于是，我表姐夫连夜趁黑骑车跑到我家，兴奋而神秘地对他的什么也不懂的尚未“摘帽”的“五类分子”舅舅我的爹说：“过了。过了重点校的线。一定不要声张，以防引起别人的注意。赶紧想办法过‘政审’关。”

二、政 审

表姐夫走了以后，我家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是啊，这消息一旦传出去，会有什么结果呢？一些人知道了，难道会轻易放你走吗？于是，大哥对我说：“三儿（我在男孩子中排行老三），这些日子不许出去，听见了吗？别人忘了，你一显别人又想起来了。”为了“政审”保险起见，我们委托了和我们关系不错的一位邻村的当教员的嫂子去办理。

“他热爱共产党吗？他热爱社会主义吗？他热爱劳动吗……”填写政审意见的大队干部对他的大意又恨又急，他万没有想到我会考上，而且工作进行得这么秘密，他为此事来得突然自己毫无察觉和防备而感到吃惊和恼怒：“这些人上大学，贫下中农怎么办！”他冲着我那位嫂子教员大喊大叫。

“书记，这……现在可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有政策了，这些人也让考。现在说话可要负责任呢！不信，你看看，这有文件……”我那位嫂子教员拿出了近前的《人民日报》和一些文件给他看，并说：“现在这还很紧急，今天就必须交上去……误了我可负不了责

任……”

事已至此，那位村干部又气又恨，低头不言语。等了半天，他指着那些表，无奈地挥了挥手说：“你看着办吧。”我那嫂子教员趁机签署了意见，拿过章盖上就走了。此“关”终于在险象环生的情况下“顺利”通过。

三、填报志愿

接下来，就是填报志愿。

我爹说：“咱们不求高，拣最低的，别人不去的咱们去，淘厕所、扫大街大学咱也走，逃离虎口啊！你去找你姐夫吧。”

我点了点头。我理解爹的苦衷。记得第一次不让上学的时候，爹领着我去求大队书记，爹戴着“五类分子”的帽子，书记躺在床上装睡理都不理，爹含着泪领着我便回了家……其实，我也没有过高的要求。什么学校对我来说根本没有概念，唯一的概念就是能上学就行。于是，我去找我的表姐夫。

我说了我爹的意思。姐夫展开印有各录取学校名称的《河北日报》。姐夫说，咱们别填高的，还是保险为好。你看——姐夫指着报纸上的最后一所学校说——这最后一名是张家口师专，倒数第二是廊坊师专。廊坊师专在京津之间，肯定比张家口师专强，就填它吧！于是，廊坊师专便成了我生命的新的起点。

尽管在我入学的那天，廊坊师专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气派。其实，大学是怎样的“气派”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学是什么样。但大学是什么样我又的确是“知道”的，因为我在1972年当“海娃”的时候，一天中午趁老羊倌睡觉我跑到城里书店买过一套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的连环画，这是我在“文革”中除了“毛选”“老三篇”“五篇哲学著作”之外自己买到的第二种书，另一种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在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中，有一页大意这样写道，第二天一早，高尔基带着面包到大学门前卖。他望着学校，他多么希望来这里读书啊！可

这怎么可能呢。这页和下一页上都画着两根高大的柱子。在我想象中，大学应该有两根大柱子。可是，廊坊师专没有！但是，就从那一刻起，廊坊师专就成了我人生史上的真正意义而且是欢迎接纳我的学校，成了我生命中的贵人，成了像母亲一样的给我生命注入乳汁的恩人。

四、入 学

39 年前的 10 月，也就是 1978 年的 10 月，19 岁的我以超过全国重点大学分数线的成绩，踏进了这所后来成为我生命中“贵人”的学校。

记得报到的那天是 10 月 23 日。报到完后，我安排好住处和放置好行李，便兴奋得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逛起了这所我当时认为像我们城里的中学一样的学校，因为那时的学校除了面对大门口的一栋楼外，其他都是平房。我来到大门口的传达室，见墙上贴着一张刚入学的新生名单，我找到中文科（那时还叫中文科）的那个名单，急切地贴身上去看看有没有我。不看还好，一看我吓出了一身冷汗——那上面居然没有我！这真是太可怕了！要知道，我考上学可是等于“逃离虎口”啊！我可是“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啊！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名单上居然没有我！我当时就感到血压升高手冰凉，脚底抽筋心发慌，如坠无底深渊。如果真的没有我，我只能卷铺盖卷回家！这不是“坑爹”么！但是，我仍不死心，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又十分惊恐地继续往下看，再看。我一个一个地往下找，确实没有我，但是，我终于找到一个“翟日敦”。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人叫“翟日敦”，我想那人肯定是我。但是，我还是惊魂未定，万一世界上真的有个叫“翟日敦”的呢？那我不就完了么？这名单上没有我，今天我背着铺盖卷来学校，明天我就得卷上铺盖卷滚回家还去放羊！我恐慌至极，我到处找老师查证此事，老师告诉我那就是我，打字员无知不认识那个“暾”字，所以打错了，我这才如释重负。尽管如此，我还是心有余悸，真想跑到厕所

去大哭一场！为什么想跑到厕所大哭一场，而不到别处？因为那时我还不熟悉校园外的环境。来校后我就是先进过宿舍安顿住宿，后去过厕所方便内急，再就是传达室“半路惊魂”。宿舍人多（住 14 个人），厕所没人正好大哭一场。

名字“风波”后，我有了闲心仔细地逛校园。那时的校园没有现在这么繁华，校内 90% 都是平房，校外不是荒地、野树林，就是到处施工，尘土飞扬，而且离市区很远。当时想，自己虽然是“逃离”了“虎口”，可是，这是什么大学啊！自己的分数可是超过了全国重点大学的分数线了啊！再加上后来懂得了专科和本科的区别，以及有两个分数只比我高几分的伙伴考上了南开大学历史系，还有两个总分比我低四十来分的伙伴考上了河北师范学院，他们来信都向我“炫耀”，更使我的心情又一次跌落到了低谷。我频繁地给家里和同学写信，诉说自己的苦闷、孤独和彷徨，同时还到处打听上完这个专科后还能不能再考本科的事情。这样做得到的结果是家里的恐慌和不能再考的答复。当时没有续本和再考一说，而且专科也不能考研，本科才能考。

我大哥频繁地来信劝导我，只怕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中间出点什么差错而半途而废。那年的 10 月 31 日，他写了一首诗来给我讲道理。他说：

阅罢来信见廊坊，旷原绿野立教堂。
读书月宫何等静，逛景瑶池几时强？
山中如若无老虎，猴子才能称大王。
莫道巴蜀难堪地，埋头苦干出刘邦。

后来，我也认识到，人生之路不可能事事皆如人意，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学会面对，顺时、顺势、顺式而行。正所谓“境由心造，相由心生”。心情改变之后，我竟然发现，这所学校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她是一座宝库，有挖掘不尽的宝藏。这里

的同学,这里的老师,这里的图书,这里的一草一木……竟然都是帮助我改变我人生轨迹的用之不竭的财富和资源!

五、高山仰止

《诗经》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廊坊师专,就是我心中的仰山。

廊坊师专之所以是我心中的仰山,是因为在师专中文系,我读到了我从未读到过的书。

她高大得以至于让我惊讶——学校里居然还有一个图书馆,尽管它就几间教室,根本比不上我工作后见到的北大图书馆和清华图书馆,但是,那时,它足以让我惊讶了!因为我也像从来没有见过大学一样,从来没有见过和听过什么是图书馆。在我的印象中,更多的是我蜷缩在家里的大门里,听着外边昔日的小伙伴撕裂着嗓子喊“狗崽子你出来!和你的反动老子一块游街……”和全副武装的民兵对我家的大清查,把我家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和我喜欢看的书一本一本本地扔到院子中央,然后全收走的情景……

在这里,我见到了《古文观止》。我借到它,每天也不出教室玩,迫不及待地埋头把它一页一页地全部抄在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这笔记本,我至今还保存着;我见到了《论语》,没有了笔记本,我用废纸装订了一个笔记本,连原文和注释也都全部抄了下来,这“笔记本”,至今也还在我的书架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我见到了《诗经》,我一边抄一边背;我见到了《西风颂》,爱不释手地拿着它跑到校外的杏树林里大声地读;我见到了“阿Q”,见到了“女神”,见到了吴荪蒲和觉慧,见到了契诃夫莫泊桑,见到了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廊坊师专,她在我贫瘠的精神世界里筑起了一座巍峨的高山。

廊坊师专之所以是我心中的仰山,是因为在师专中文系,我遇到了我从未遇到过的同学。

我是“上”过几年所谓的小学和几天所谓的初中,但我没有